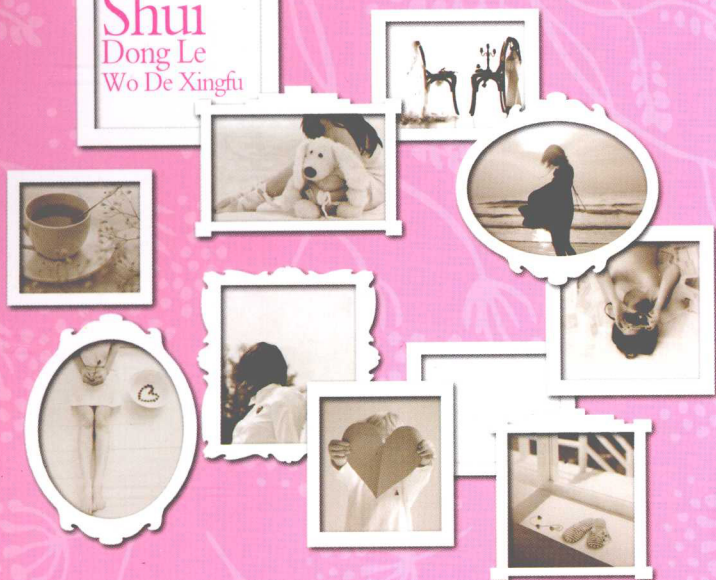


Shui
Dong Le
Wo De Xingfu



安全套不翼而飞，“恶”婆婆频频出招，
女儿状况不断，面对身边的亲密“敌人”，
她们如何见招拆招，治愈“生病”的幸福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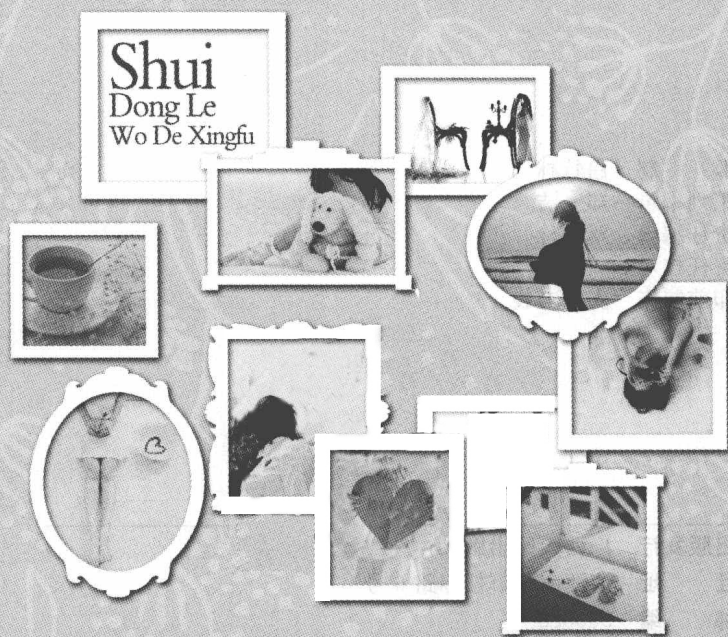
禹说 著

谁动了 我的幸福

活色生香的女心理咨询师情爱日志

熨烫20、30、40岁女人心灵的都市白领疗伤读本

谁动了 我的幸福



禹说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谁动了我的幸福 / 禹说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2. 10

ISBN 978-7-219-07905-8

I. ①谁… II. ①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78042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郑 洁
责任编辑 覃结玲
责任校对 周娜娜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9
字 数 200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10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7905-8/I·1575
定 价 26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1. 不翼而飞的安全套 / 001
2. 这是一个“听心”的职业 / 010
3. 一个蹩脚的谎言 / 020
4. 潜伏在平淡处的意外 / 030
5. 愿望本可以不这么曲折迂回 / 039
6. 不速之客 / 044
7. 谁在她的人生成本里动了手脚 / 051
8. “鸳鸯谱”的错案 / 058
9. 给他的面子锦上添花 / 068
10. 别说你不懂失恋 / 075
11. 家宴：一喜一忧一偶然 / 083
12. 让脑袋看屁股说话 / 089
13. 五个秘密交换一个秘密 / 099
14. 四两拨千斤的诀窍 / 105
15. 两颗心的距离有多远 / 111
16. 小别胜新婚 / 118
17. 前后院同时起火 / 125



18. 婆婆急急如律令 / 133
19. 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 / 139
20. 千里之外的一个电话 / 145
21. 上帝不但爱发笑，更爱开玩笑 / 154
22. 用情绪和情商的区别 / 165
23. 尴尬的双重关系 / 171
24. 另一半缺失的日子 / 181
25. 越过患难遇见你的心 / 189
26. 情绪猛于虎 / 198
27. 一条迎风飘扬的丁字裤 / 208
28. 因为我爱你 / 216
29. 是惊喜还是惊吓 / 226
30. 将心比心解心结 / 235
31. 笑容背后的眼泪 / 246
32. 奇迹就在转角处 / 254
33. 婚姻之镜照出的是自己 / 264
34. 穿越时空的微笑 / 277
35. 用情打成的结 / 288
36. 预约幸福，幸福如约 / 294



1. 不翼而飞的安全套

农历七月七中国情人节，多数夫妻可能如往日般平淡度过，下班买菜做饭洗衣服带孩子，琐碎重复的生活磨灭了他们的浪漫与激情，他们的最大娱乐就是当两个边吃零食边看电视的“沙发土豆”。有一些夫妻却会把握住这个日子，实现自己的某些目标——比如重温浪漫，或者弥补过失，或者做出决策。

何叶属于后者，但这个她有所“企图”的日子从一大清早开始就出了岔子。

床头柜里所有放安全套的盒子都空空如也。她明明记得上次和李斯伟做爱，用掉一个，还剩两个。

两个安全套不翼而飞？还是她记错了？她的脑袋完全蒙了，想马上找李斯伟问个清楚，但在自己没想明白之前，又不愿贸然开口，毕竟这是个敏感问题，一旦出口就可能会对他们之间的信任造成伤害。也许是问题本身，也许是猝不及防的答案。总之，这个问题纠缠了她一整天。

下班后，何叶跟“心灵方舟”的同事匆匆道别，加快脚步往家赶。李斯伟上周曾许诺晚上带她去吃烛光晚餐。结婚五年，日子越过越平淡，吃饭不是在家里，就是在家附近的小馆子，已经好久没有吃过烛光晚餐这样浪漫的晚餐了。她与李斯伟的婚姻从磨合期逐渐进入了平淡期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们的婚姻到了关键的转折点：要孩子。何叶已经三十二岁，五年本科、三年硕士研究生耗费了她最宝贵的青春年华，又花掉五年时间来巩固事业，到现在一切都稳定下来，手头上有一定积蓄，



他们就该实施下一个计划：买房生孩子。

这座省会城市的房价没有国内一线大城市的高，却也不低。他们留意了很久，终于看中一个生活交通都方便、离何叶公司又不太远的位置，跑了好几个楼盘，基本敲定一套一百平方米的三居室，算下来总共八十万元，首付二十四万元。他们婚后五年攒了十五万元，加上李斯伟婚前的六万元，共二十一万元，再想办法借三万元就能拿下这套新房了。一年后才交房，李斯伟今年刚升职，活又多，年薪怎么也有十五六万元，到时装修买家具什么的肯定没问题。钱可以再赚，时间却不能再等，何叶就要变成高龄产妇了。

李斯伟突然安排这顿烛光晚餐是否意味着什么？何叶原本一相情愿地希望是他借好了钱，决定了买房交钱的日子，借烛光晚餐宣布他们可以开始实施“造人计划”，但她知道这仅仅是希望，以她对他的了解，基本不可能。她不想勉强他做他不愿做的事，但为了孩子，她不得不动些脑筋。

何叶回到家，屋里空空的没有人，她看看时间，五点二十八分。李斯伟五点下班，到家一般在六点左右。她决定趁这个时间洗个澡，把自己好好收拾一番，为晚上的浪漫晚餐做准备。她决意不让那两个失踪的安全套影响心情。

洗完澡，何叶走进卧室，吹干头发，打开衣柜的门，将脑海里早已想好的衣服拿出来，穿上看看却觉得没有想象中的满意，重新在那一排衣服中挑选，依然没有一件合心意。也许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，尤其当这个女人要去约会的时候。她终于翻出一条因不舍得穿而压箱底的雪纺裙子，这条设计繁复的裙子倒很适合烛光晚餐的气氛。

搞定衣服，她又盘好头发并化了妆，总算对镜子里那个气质娴雅的女人满意地一笑。镜子里装扮精致的人虽然漂亮，但稍显陌生，她不禁自问有多久没有这样大费周章地装扮自己了。婚前为给情人看最美的一面，女人对化妆乐此不疲。婚后两人进同一扇门睡同一张床，再考究的衣服、再精心的容妆，最终还是得在他面前脱掉、擦掉，甚至他还会嫌女人出门前装扮太拖拉，女人干脆就不劳这个神、费这个力了。爱情是



把最美最好的一面给爱人看，婚姻却是美的丑的一起展现，白雪公主一下子坠落凡间变成满头油烟的妇女，白马王子打回原型变成抠脚丫的男人。但婚姻又是检验真爱的最好场所，因为不管生老病死、打嗝放屁，你都觉得那个人可亲可爱，才叫真爱。

女为悦己者容。李斯伟没回来，何叶看着镜子里的人不久就觉得无趣了，起身到卧室拿本书出来坐在沙发上翻看。距十一月婚姻家庭咨询师的考期渐近，她的压力渐增。

背了几页书，何叶又看时间，六点二十五分，李斯伟怎么还不回来？平时这个时候他已经到家。她想给他打电话问问，转念一想，下班时间路上堵车，晚十多分钟也算正常。当初李斯伟为了她上班方便，特意在“心灵方舟”附近租房子，宁可自己搭几十站车，每天上下班在路上耗费两个小时。每次想到这点，她都觉得幸福无比。

一直等到六点四十五分，何叶终于沉不住气，拿起手机拨李斯伟的电话，一连打了五次，李斯伟都没有接。已是晚上七点，黄昏最后的余晖消失在密匝的高楼后面，天空如同被泼墨染得越来越黑，对面居民楼的灯一盏盏亮起来，窗边人影浮动，正是倦鸟归巢、一家团聚之时，她盛装打扮却没有等到一个小时前就该出现的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她凝视窗外，产生了不好的联想，再次拨打李斯伟的电话，幸好这次电话终于接通了。

“喂，哪位？”李斯伟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响起来，没事般的语气，背景音很嘈杂。

“你在哪？”何叶急问。他居然问“哪位”？看来烛光晚餐是没戏了，一阵失望和懊恼涌上心头，她刚才因为紧张而挺直的背松垮下去。

“叶子啊，”李斯伟认出她的声音，轻松地说，“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，晚上你自己吃吧，我在外面有个饭局。”

“什么？你不是说今天晚上带我去吃烛光晚餐的吗？”何叶惊得又直起背，他居然这么无所谓地爽约，他一向不是这样的人啊。

李斯伟沉默片刻，才大声叫起来：“哎呀！叶子，我忘了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想不起来了！”



谁动了我的幸福

何叶瞪大双眼，一颗心突突狂跳，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是他亲口说要带她去烛光晚餐，她如约提前回来梳洗打扮等他回家，他竟然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！难道他只是随口一说并未放在心上，或者他临时有了更重要的事情？是什么事情如此重要让他把她抛到脑后？她无法抑制地联想到那两个失踪的安全套……

“我现在还在外面，要不明天晚上我们再去吃，行吗？”李斯伟这会儿歉意十足起来。

听着他那边隐隐约约的推杯换盏声、欢声笑语，何叶知道他确实是在一个饭局上，肯定赶不回来了，虽然她心里很不悦，但脑袋有个理性的声音：姑且相信他是在参加公司的饭局，饭桌上肯定有领导、客户，要求他现在推掉饭局回来，既显得他没规矩，也显得她不懂事。

她便深吸一口气，把不满压下去，沉着声音说：“等你回来再说吧。”

挂掉电话，她无力地走向卧室，把耳环、项链、手镯一一摘下，把雪纺裙子脱下叠好后再次压进箱底，换上一身平常衣裤，带上钱包，推门出去。天色已全暗下来，经过一楼的时候，透过别人家的玻璃窗，她看见里面坐在饭桌边的夫妻边吃饭边说着什么，温情脉脉其乐融融。她收回视线，匆匆走进路灯下昏黄的光圈里。

本以为这个情人节的晚餐会很特别，没想到只能一个人到小饭馆凑合一顿，比那些在家凑合一顿的夫妻还不如。这么想着，她很快自嘲地一笑，有什么可感慨的，不就是一顿晚饭而已，好戏完全可以还在后头。

小区门口有个小馆子还算干净，每次李斯伟有饭局回不来，她就到这里点一个菜将就将就。李斯伟是做产品研发的，刚升到部门主管，每个月都有两三个饭局，比起那些三天两头出去应酬的，已经好太多。事业干得不错，他在家依然不摆谱，厨房里掌勺的活儿主动做，让何叶下班去买菜就行。平时他没有饭局的时候，总变着法子给何叶做好吃的，饭后连碗都不让她刷。

如果不是他忘记今晚的烛光晚餐，给他颁个“模范丈夫奖”也不为过。可这么重要的节日，他偏偏就忘记了，这再次扰乱了她的计划。她随便点了一个菜，望着窗外川流不息的车流发呆，夜晚的街道就是车灯



的聚会，那刺眼的灯光一次次掠过她的眼睛，让她的眼睛如同荧石一般忽明忽暗。

这事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么算了，还是找他问个一清二楚？以往他犯点小错，她都当做看不见，或者开个善意的玩笑了之，因为人无完人，谁没点瑕疵？她爱他就要包容他。但这一次有两个安全套“打头阵”，事情似乎来头不小，不问，她不甘心不放心；问，又怕让他产生压力。夫妻再亲密也有间，距离拿捏不好，不是两人产生疏离，就是让人喘不过气。

她思忖，他会做出让自己接受不了的事吗？他们从相识到结婚已快六年，六年的时间能否彻底了解一个人？也许要了解一个人不在于时间的长度，而在于了解的深度。她是学心理学的，相信相由心生。她清楚记得自己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踏实。那一年她研三，师姐们热心地给她介绍了好几个师兄、辅导员，她跟他们见过一面后，都觉得不合适，直到遇见他。他有一张俊朗的国字脸、正气的眉眼，笑容恰到好处，举止行为有礼有节，眼神坦诚温和，第一次见面就报户口一样地介绍自己：在大学里当辅导员，月薪两千元，父母在本地，有一个弟弟，暂时没有房和车，会做饭并愿意为家人做饭……

她听后忍俊不禁，再看他那认真的模样，觉得是个老实人，女人结婚首先要的是安全感，他给她的感觉很不错，于是她便也仿照了他的口吻做自我介绍：心理学硕士，即将毕业，暂时无存款无收入无男人，父母在外地，也有个弟弟，会用洗衣机并愿意为家人洗衣服。

两个人都笑了，从笑意之中，同时看到对方眼里的欢喜。

大半年时间的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他说她温柔体贴、善解人意，与他身边那些牙尖嘴利、飞扬跋扈的女孩完全不同，是他心里最完美的老婆形象。她也觉得他确实是她想找的理想老公，做事沉稳、踏实，虽不擅浪漫表达，但却能默默地为她考虑很多事情，她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她知道平淡的生活才最有营养，一如春雨润物细无声。就在她拿到硕士学位的那天，他们去领了证。除了结婚证和他的住房公积金六万元，他们一无所有。他在本地的家是个二居室，他们不可能跟他弟弟挤



一个房间，两家老人又都不太富裕，他们就租房住，决定自己攒钱买房，亲手搭建小家的一砖一瓦。婚后不久，在她的支持下，他不顾家里反对，砸碎辅导员岗位的“铁饭碗”，应聘到一家公司干他喜欢的产品研发工作，且越干越出色。

难道是因为升职加薪，他的心变大了吗？大得装进更多东西，让她在里面渐渐缩小，小到忘却要兑现允诺给她的晚餐？一顿饭味同嚼蜡地吃完，她依然没有想出答案，只得慢慢踱回家。打开家门，里面依然空荡荡，她看看手机，八点零一分，这个时间正是城市夜生活开始的黄金时间，酒店、娱乐场所生意火暴，他的饭局估计正在酒酣耳热之际，不知还有没有下一个活动，诸如唱歌、泡脚之类。鱼龙混杂的娱乐场所，处处充满诱惑，她无法阻止他去娱乐场所，只能看他是否能洁身自好。

正想着，手机突然响起，她拿出一看，李斯伟。

“叶子，我们刚吃完饭，他们还要去唱歌，老陈非要我去，我推不掉……”他压低了声音，似乎要背着谁。

她的心一沉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老陈是李斯伟的顶头上司，自己是个工作狂也不准属下轻松，李斯伟对他谈不上唯命是听，但也是基本服从，所以才深得他心，被他一手提拔起来。话已至此，看来李斯伟是非去不可了，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只能交代他少喝点，早回来。

放下手机，她走进卧室，心不在焉地翻起书来。手头有事情做，时间总能过得快一些。

九点、十点、十一点……她反反复复翻的还是那几页，视线落在文字上，脑袋却不受控制地放“电影”——灯光昏暗的包间，震耳欲聋的音乐，堆积如山的啤酒瓶，老陈半秃的头闪着亮光，李斯伟被人灌酒……一间幽暗的卧室，一个女人倚床等待，李斯伟醉醺醺推门而入……

这些画面太刺激，她赶紧摇摇头，把它们甩出脑海。

窗外突然传来沙沙的声音，一股潮湿的风吹进来，让她的头脑变得清醒。她把视线投向窗外，看到下雨了，且越下越大。

早上出门的时候晴空万里，李斯伟肯定没带雨伞。霎时间，一丝要



罚他淋雨的想法一闪而过，但她还是很快摸出手机，给他拨打过去。

“喂，叶子，我快回到了，在车上呢。”未待她开口，他就在那边急忙解释，看来已经内疚。

“唱歌结束了？”她故作轻松地问，不想让他以为家里有“审判”在等他。

“还没结束，我提前回来了，现在快到站了。”他的语气里有迫切想要补偿的意味。

“下雨了，你带伞没有？”她切入正题。

“没带。”他答道。

“那我去车站接你吧。”她干脆地说。

“不用，这么晚还下雨，你别出来，我跑回去就行。先不说了，我要下车了！”他挂断了电话。

她犹豫片刻，又望一眼窗外哗哗的雨，这么大的雨浇在身上非变成落汤鸡不可。她快步走出卧室，拿了把雨伞，开门出去。

一场夜雨把空气洗得湿润又清凉，地上到处是积水，她撑开雨伞快步向小区门口走去，裤腿溅湿了一截。

才到半路，她就看到一个人把包顶在头上，一路小跑地过来。昏暗的路灯下，她还是一眼就认出那正是李斯伟，赶紧快步迎上去，把伞高举过他的头顶，为他挡住越来越大的雨。

“你怎么出来了？”李斯伟一脸惊讶，脸上都是水，头发紧紧贴在额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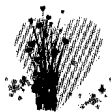
“给你送伞啊！”她伸手去擦他脸上的水，看到他那双狭长深沉的眼睛里流露出惊讶、欣喜、怜爱、愧疚的光。

他接过雨伞，两个人紧挨在一起，很有默契地快步朝住宅楼走去。

回到家，他洗完澡后，从卫生间走出来，径直走进卧室拿电吹风吹头发。她尾随进去，坐在床边，看着他吹头发，思忖是自己先开口，还是等他自己开口。

“你吃饭了吗？”他在轰轰风声中主动开口了。

“吃了。”她平静地说。她不会怨恨地说什么“难不成饿着肚子等你



到现在”，如果自己拿起矛，他就会下意识举起盾。

“叶子，真对不起。”他放下电吹风，坐到她身边，看着她的眼睛，“下午有个客户过来谈生意，老陈让我去介绍产品性能，谈完生意之后老陈当场要请对方吃晚饭，我连转身的时间都没有，就跟他们一起出门了，所以把晚上跟你吃饭的事给忘了……”

她点点头，定定地注视他，等他的下文。

“我们明天晚上再去吃烛光晚餐吧，你知道这种节日就是商家赚钱的噱头，真正有情的人，天天都是情人节！我们明天晚上去吃也一样。”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挠着头。

可这不是她想要的答案，她不关心什么“商家赚钱的噱头”，她关心的是他为何把这件事抛之脑后，“斯伟，我知道你很忙，那在老陈找你之前，你还记得我们今晚的约定吗？”

“今天早上我看了一眼公司的台历，发现今天是七夕，所以我记得晚上要和你去吃烛光晚餐。”他的目光垂到床单上，这床单是她选的，温暖的橙色。

“然后呢？”她问，尽量不带情绪。

“后来一忙起来，就想不起来了。叶子，对不起，明晚我一定补给你。”他抬起眼，恳切地许诺。

她能理解他的繁忙与健忘，当她认真聆听求助者的故事时，心里何尝不是装不下别的事？况且，对于现在的他来说，工作或许真的比一顿晚餐更加重要。工作关系到家庭经济，一顿晚餐算什么？只要两人愿意，随时都可以补上。但她还是抑制不住失望，因为她对这顿晚餐期望已久，它对她来说，另有深意。

想到自己的愿望，她想最后一搏。她摸摸他的脸，略带挑逗地说：“饭的事明天再说，今天的事还没做完。我先去洗脸刷牙，你等我。”

他似懂非懂，点点头。

她走进浴室刷牙，等吐掉嘴里的泡沫，已经想好待会儿要怎样做、怎样说。

可待她走向卧室，却发现他歪在床上睡着了，一条腿垂在床外面，



被子没盖，应该是真的在等她，只是太累，不知不觉就睡着过去而已。她下意识瞅一眼时间，十一点四十五分，夜已深沉，这一天即将结束。

她端详着他的脸，伸手可及的距离，每一个毛孔都很清晰，可他的心却在另一个地方，让她看不见，摸不着。她不想推醒他，问他那两个安全套的去向，更不想在这个时候提起让他去借钱的事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事情会变得要么太儿戏，要么太严肃。她无法接受太儿戏，他则无法承受太严肃。

雨已经停了，远处楼房亮着的窗户一个一个暗下去。她睁着眼，默默注视那些尚存的零星灯光，在黑暗中异常清醒。是生活太现实，激情终要让位于谋生；还是经过时间磨砺，他对她的感情慢慢在降温？且不怪他的健忘，她不也打算在晚餐后提出要他借钱吗？也许谁都不是存心的，只是各有苦衷罢了。



2. 这是一个“听心”的职业

晨光如牛奶一般，渗过窗帘，将室内一点点洗白。

李斯伟从床上起来，洗漱完毕，穿上西服，打好领带，看了一眼蜷伏在床上的何叶，轻声唤道：“叶子，叶子，起床了。蛋糕和牛奶在冰箱里。我先走了。你别起来晚了。”

何叶懒洋洋地嗯了一声，李斯伟放心地直起身，走出卧室，很快，外面传来一声门响。

听见门响，何叶又翻了个身，才把眼睛睁开，望着身边空荡荡的床位，李斯伟的枕头已经整理过，鼓鼓的没有一丝压痕，他的毛巾被折叠成豆腐块，搁在床尾。他一直勤于料理家务，这点让她非常欣赏。现如今大学教育普及，又几乎都是独生子女，在生活料理方面女子并不比男子优几分，相反不会做家务的女子倒比比皆是，包括她何叶在内，也属于此等“高学历低能儿”。得到这样一个“贤内助”不仅让她省事省心，还明显提高了生活质量，无异于捡到宝了。所以看着那整洁的床铺，她的好心情油然而生。

她从床上爬起，走到浴室洗漱，镜子里的女人用黑眼圈向她问好。她低下头，用力刷牙。回到卧室，穿上深蓝色套装，在脑后绾了一个简易韩式发髻，再走到镜子前，很快看到一个成熟干练、英姿飒爽的职业女性，扭转头，瞟一眼在发髻上的粉色发夹，她心里一笑，转身出门。

路上，她略微加快步伐，起来得确实有点晚了。

盛夏时节，走在逐渐灿烂起来的阳光里，路上各色裙子翩跹，大小



美女如云，女人们或身姿婀娜，或肤白胜雪，或五官精致，或气质超然……她在赏心悦目之余，内心不住感慨，自己那还未来得及尽情挥洒、恣意欢笑青春，在连轴转的升学考试中已消耗殆尽。

“心灵方舟”心理咨询中心在一幢商业大厦的十二楼。何叶走进电梯间时，电梯的门正要关上，她本以为要等下一部，没想到电梯突然再次打开，里面站着个白领丽人打扮的女人，女人的手按在开门键上，用目光示意她进来。她快步走进电梯，说了句“谢谢”，伸手要去按十二楼的按钮，却发现已经按下了。

这女人也要去十二楼？何叶下意识地扫了女人的皮鞋一眼，是双咖啡色休闲皮鞋，搭扣处是LV的标志。

电梯发出叮的一声，十二楼到了，何叶走出电梯，朝“心灵方舟”走去。“心灵方舟”租了一间一百五十平方米的套间，三室两厅，一厨一卫，最外面的厅里摆着接待台和沙发，其他三室装修成咨询室，另一个厅则装上玻璃门，设计成团体辅导室。厨房添置了一些简单的电器，供员工中午就餐使用。

负责前台接待和办公室工作的温予馨早早就来了，看见何叶，她微笑着打招呼，但很快把视线朝何叶身后移去，摆出一个更加甜美的笑容，“您好，请进！”

何叶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，是刚刚在电梯里碰到的那个女人，女人长着一双精明的眼睛，正迎向何叶投向她的目光。何叶冲她点点头，转身走向自己的咨询室。

“心灵方舟”有两位专职心理咨询师，一位是何叶，另一位是王琴，靠近大门的两间咨询室供她们专用，门上挂着她们的名字。何叶进入自己的咨询室后，在沙发上坐下来，茶几上已经端放着一杯热腾腾的茶水，不用想，定是温予馨为她泡的。上午她没有预约，打算把咨询记录看一遍，梳理一下来访者的情况，但刚看几页，门就被轻轻叩响。

“请进。”她放下记录本，一边回应一边想会不会是刚才的女人。

门打开，人未见，一条蓝色波希米亚长裙的裙裾先飘进来，紧接着，一张熟悉的脸探了进来。



“蓝珊瑚，你怎么来了？”何叶脸上露出一个惊喜的微笑，起身迎道。

“过来找你做咨询啊！”蓝珊瑚有一张姣好生动的面容，秋波盈盈的双眼，一笑一颦间让室内的空气飞扬起来。

何叶与蓝珊瑚相识于两年前的心理咨询师考前培训班，何叶是老师，蓝珊瑚是学生。蓝珊瑚虽比何叶小六岁，两人却相当投缘，培训班结束后仍一直保持联系。后来蓝珊瑚参加并通过了心理咨询师二级考试，却没有从事这项职业。而且蓝珊瑚的父亲与李斯伟的父亲还曾是同一个单位的上下级，私交甚笃，所以她们的关系又近了一层。

“找我咨询？预约没有？”何叶不相信蓝珊瑚当真过来咨询，打趣道。

“真的，最近我烦死了，总想发火。”蓝珊瑚却敛了笑意，一脸纠结。

何叶注视着她，见她的眉毛精心修剪过，却不对称地一高一低，相应的，嘴角也是一边上扬一边下垂，说明内心深处存在矛盾。

“你家小新怎么样了？”何叶递给蓝珊瑚一张椅子。小新是蓝珊瑚的儿子，一岁多点，头大眼圆，正牙牙学语，甚是可爱。为了生小新，蓝珊瑚辞了职，现在还在家当主妇。

“小新现在可好玩了，把上厕所叫‘嗯嗯’，把奶奶也叫‘嗯嗯’，嗯嗯嗯的，不知他是想上厕所还是要奶奶，真是笑死人了！”提到儿子，蓝珊瑚就止不住地笑，但很快敛了笑意，话题一转，“就是那个‘老巫婆’，我越来越烦她了，看见她我心情都不好，想到她在家我都不想回去！”

虽然有两个不同称谓，何叶还是能听出“奶奶”和“老巫婆”指的都是蓝珊瑚的婆婆——吴金枝。蓝珊瑚家在本地，家里条件不错，蓝珊瑚和邢越新结婚的时候，邢越新自己掏钱交了房子的首付，蓝珊瑚的娘家就给他们买了辆大众汽车。他们有房有车，邢越新挣得也多，所以蓝珊瑚才敢辞职生孩子。房子车子孩子齐全，小日子本该过得和和美美的，可自从邢越新把妈妈吴金枝请来照顾小新之后，婆媳间摩擦不断，家里吵吵闹闹的，失了安宁。

“今天早上我又跟‘老巫婆’大吵一架，气得我早餐都没吃就出来了，邢越新把我的车开走了，现在在上班，我都不知道去哪里好。想来